

第一章

桥头集市





三岔河口，一座高墩，三户人家。

风铃家的大瓦房在高墩中间，门前有棵高大的银杏树，枝繁叶茂，果实累累，三里外都能看到。它是高墩上唯一的树，是棵奇树，结出的果实里面有肉，但没有一叶绿色的心瓣，村里人称它“无心银杏树”。

天虽亮了，但太阳还没有露出红彤彤的脸蛋。

风铃的奶奶已经坐在墩前的银杏树下缝抹布，针尖儿在抹布上一行行地走，偶尔扎了奶奶枯枯的手，奶奶也不觉得疼，只把那手指放在嘴里，吮吸掉扎出的一滴血，接着缝了起来。

奶奶缝得很认真。

风铃起床后，站在银杏树下，看奶奶缝抹布。

风铃的父亲吴桂柏对老人家每天一早坐在树下拾掇破布缝，内心很是不满。可他从没有惊动过老人，只是喊风铃回屋去。

风铃一口拒绝：“我要帮奶奶穿针呢。”

吴桂柏瞪了风铃一眼，背着手，昂着头，轻手轻脚

走下高墩，到田头上转悠。

吴桂柏走在青绿的田野上，湿润的气息使他腰板挺得更直，头昂得更高，一点没有留意田埂上的葵大妈。

葵大妈多远就看到村长吴桂柏，闪到田埂边的黄豆丛里给他让路。吴桂柏走到葵大妈身边时，问她一大早去哪儿了，可他又没等葵大妈回话，就迈着大步走过去了。

葵大妈看着村长高大的背影，叽咕着：“我去桥头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。”

其实，吴桂柏不用问，也知道葵大妈去哪儿了，不禁在心里暗暗骂着：“这个女人，一天到晚在村里闲荡。”

葵大妈看吴桂柏走到田埂那头，才从黄豆丛里出来，鞋子和裤管被豆叶濡湿了。葵大妈带着这股潮湿，沿着田埂屁颠屁颠地走着，身上的破棉袄一掀一掀，头上的绿头巾一飘一飘，趿在脚上的破鞋子噗嗒噗嗒直响。

葵大妈回到高墩，悄悄杵在奶奶面前，倚着银杏树，两只胳膊无力地垂着，整个人跟抽空似的，干枯了，活像插在田地里的稻草人。

奶奶将针尖在银发上磨了磨，问葵大妈：“吃过早饭了吗？”

“早饭还没有煮，去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，一条鱼

很长很长，差点把渔网撞破了。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也到河边看你家大呆子捕鱼了。你家大呆子让她喊我婆婆，真是嚼舌头。”

奶奶叹息着：“有儿媳妇总比没有儿媳妇好。”

“我不要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做我的儿媳妇，哪个瞎说，我就打哪个嘴巴。”葵大妈举起手做出一个打嘴巴的样子。

风铃呵呵直笑：“你打我家大呆子的嘴巴，你就吃不到大呆子给你的小鱼小虾了。”

“我不打大呆子的嘴巴，我打那个不要脸的女人。”

奶奶笑葵大妈：“活见鬼吧，还打人家嘴巴，人家打你嘴巴差不多。你不能再骂人家不要脸了，你家儿子吴二回来，又要打你了。”

葵大妈哑在那儿，不语了，呆呆地看着奶奶一针一针地缝抹布。

风铃听说哥哥大呆子捕了一条大鱼，抬脚跑下高墩。葵大妈在风铃身后嚷嚷：“你家大呆子捕的大鱼有小孩那么长。”

风铃听了葵大妈的话，张开双臂，在田野间一路疯跑，一口气就跑到桥头。

桥头在两条河流横竖交叉的河岸。南北流淌的是条

大河，白水茫茫，宽大的河面上架了一座拱形大桥。东西流淌的是条小河，细细长，上面平躺着一座小桥。

两座桥都架在河流的交叉口，垂直相依，把河的东西南北都连接在了一起，村里人管这里叫“桥头”。

村里人在桥头建着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房子，错落有致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集市，每天早晨都聚集了很多人。

夏天，风铃不要上学，几乎天天到桥头来，不仅仅是来看热闹，而且要到哥哥大呆子家看侄儿羊羊。

风铃才十岁，已经做姑姑了，这让风铃很有面子，走到哪儿都喜欢显摆自己长辈的身份，告诉人们：“我哥哥家有宝宝了，叫羊羊，羊羊叫我小姑。”

风铃家只有兄妹俩，哥哥比她整整大十岁，在小桥北侧，面朝细长的小河砌了三间大瓦房，哥哥靠捕鱼过日子。

村里人喜欢叫风铃的哥哥“大呆子”，风铃也这么叫。

大呆子有了儿子羊羊后，摆谱了，让风铃叫他哥哥。风铃摇摇头：“我喊大呆子喊惯了，喊哥哥喊不出口。”

风铃依旧叫哥哥大呆子，叫大呆子的老婆杏儿倒是一口一声“嫂子”。

风铃一口气跑到桥头，直跑到大呆子家。可惜杏儿把羊羊带到娘家去了，风铃很失望地蹲在河岸，问站在船头的大呆子：“葵大妈说你捕了一条大鱼，有小孩那么长，给我看看。”

大呆子扯着渔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听葵大妈瞎说呢，这小河里哪有那么大的鱼？”继而，大呆子又得意地说，“鱼真是挺长的，被油坊家的女人买回家了。”

风铃一听，撒腿直往油坊跑。

油坊建在大河西侧的桥头下，那是一幢小洋楼，依桥而筑。一层楼的房顶和马路相平。正面看油坊，它是一间间平房。站在大河东岸，或是站在大桥上看油坊，才看出它是阔气的二层小洋楼。

一楼开了扇东门，直面白茫茫的河水。水的潮湿，地面下的潮湿，使一楼冷得像冰窖，正好储藏榨油的豆子、芝麻、菜籽。二楼是店铺，里面搁着一只只大荷花缸，盛着豆油、麻油、菜油。

还没有走进油坊，香味已经沁满桥头。

风铃跑到油坊门前，朝里张望，一张木质柜台横在门口，西侧搁一张木床，东侧搁着油缸。

地面、柜台、油缸都粘了油，到处油腻腻的。

风铃见屋里没人，想大声喊，可荷花缸里散发出的

油味把风铃的嗓子好似油腻住了，一时喊不出声。

其实，屋里有人，西侧的木床上躺着油坊家的男人，下身瘫痪，这两年一直躺在床上，油坊家的女人当家。

油坊家的女人就是葵大妈天天挂在嘴上骂的“不要脸的女人”。

风铃常听葵大妈这么骂，又听村里人谈论那女人不要脸，可风铃就是恨不起油坊家的女人。

风铃站在油坊门口，没等她开口，油坊家躺在床上的男人直接告诉风铃：“大姐姐在河边呢。”

村里很多人喊油坊家的女人叫“大姐姐”，她男人也这么叫。

风铃担心大姐姐把那条大鱼给杀了，急吼吼地往河边跑。

去河边，必须走进油坊，抓着上面粘着油渍的扶手，从二楼往下走。台阶滑，风铃走得小心翼翼，走到一楼，感到黑洞洞的，她沿着一束光亮，摸到东门口。门槛外就是码头，铺着一级又一级石板台阶。

风铃跨出门槛，一步步走到挨着河面的石板台阶上。她站在桥下的码头上看河水，看拱桥，看天空，感到别有一番风味。



大姐姐蹲在河坎上，拎着一件水红褂子往空中一抖，褂子在河面上飘开，扑通铺在水面上，大姐姐一次又一次，把褂子拎起，再铺到水里漂洗，洗得很陶醉。她无意中抬头，看到身边站着风铃，一惊，怒嗔道：“臭丫头，你把大姐姐吓死了，怎么跑到河边来了？”

“我要看大呆子捕的大鱼。”

大姐姐笑了：“你家大呆子已经把鱼卖给我了，你想要回家吗？”

风铃摇摇头：“我只是想看看鱼有多大。”

“大鱼被大姐姐送人了。”

风铃一脸失望，大姐姐安慰着：“其实，那条鱼不大，只比一般的鱼长一点。”

“葵大妈说那大鱼比小孩子还要长呢。”

大姐姐顿时一脸愤怒：“她是个傻子，你听她胡说八道的。”

风铃尴尬了，这才想起葵大妈天天骂大姐姐是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大姐姐肯定恨死葵大妈了。

大姐姐看风铃尴尬了，笑笑，笑得很迷人。

风铃记事起，就认定大姐姐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。如今，油的滋润使大姐姐更丰盈；河水的洗涤使大姐姐更水灵。

大姐姐把黑漆的头发拢在脑后，梳一个发髻，蓬蓬松松，插一朵花，显得很妖艳。村里很多女人骂她是“狐狸精”，可风铃依旧觉得大姐姐是最漂亮的女人。

大姐姐是本村的姑娘，就出生在桥头。

大姐姐的父亲是个摆渡的。

过去，大河和小河都没有桥，四周空荡荡的。交叉的河面宽阔，水流湍急，河岸只有一间茅屋，一条木船，显得有些荒凉。

大姐姐一家住在茅屋里。

大姐姐的父母是从江南来的，母亲是个瞎子，烧饭时，把火星落在灶台后的柴草里，一把火把厨房和母亲都烧没了。

早年丧母的大姐姐随父亲在河口摆渡，听着水声慢慢长大。

村里人想出门，都是摆渡的来去送往，摆渡人在村里很有地位。

风铃记事时，河面上已经架了大桥和小桥。大姐姐已经出落得很水灵，很漂亮了。村里有儿子的人家都想娶大姐姐做儿媳妇。风铃的母亲也一眼看中大姐姐，直叹息大呆子小，没法娶大姐姐做媳妇。

摆渡人一样感到可惜，在他心目中，只有村长吴桂

柏家有资格娶她的漂亮女儿，可村长的儿子比自己的女儿小六岁，摆渡人决定带大姐姐回江南老家。没想到，大姐姐爱上了村里开油坊的小伙子，独自留下了。

开油坊的小伙子是个外乡人，长得高大英俊，在村后的一片树林里开油坊，日子过得很殷实。

全村人都觉得大姐姐和开油坊的小伙子走在一起很美满。

可大姐姐舍不得离开河岸的家，开油坊的小伙子拿出一大笔积蓄，拆掉大姐姐家破旧的茅屋，在原地竖起了村里第一幢楼房，给荒僻的桥头带来无尽的生机。

半年后，大姐姐就嫁给了开油坊的小伙子。

结婚那天，河两岸站满了人。那年，风铃才五岁，个头矮，骑在大呆子的肩头看新娘。

村里出嫁迎娶新娘都是一条木船，而大姐姐出嫁，河里行走一趟船，一色水都是带着篷顶的木船，船顶四周缠了鲜花。船一只接一只，一条直线，行走在水里，很是气派。

最前面的一只船，船头上站着几个吹唢呐的，吹吹打打。最后一只船的船头搁只大鼓，两个年轻人挥舞着棒槌敲打着鼓面。

风铃猜想大姐姐在哪一条船上。猜了半天，没有猜

中，问大呆子：“新娘在哪只船上？”

大呆子骂风铃：“笨蛋，你看哪一只船上的鲜花最多、最红，新娘肯定就在哪只船上。”

风铃细心一看，中间的那只船，船顶上的花最密匝，红艳艳的，认定新娘在中间的船上。

一趟船在水里缓缓行走，河两岸的人随着船一起走，一起涌到桥头。

船首尾相接，顺着河岸，一直线停泊，两岸观瞻的人群在小楼前围了一层又一层。

一身鲜红的大姐姐，由风铃的奶奶搀着从中间的船上缓缓走下来，大姐姐身上的那片鲜红，深深地落在风铃的心坎里，也留在一村子人的心里。

大姐姐的隆重婚礼是吴家村空前绝后的。

结婚第二天，大姐姐带着自家男人去江南老家看望父亲。回家时，大姐姐这个清纯的女孩彻底变成丰盈如石榴的少妇，漂亮又富有韵味。

后来，大姐姐给村里人带回礼物，给风铃带了两根桃红绸带。

一晃五年过去了，那两根桃红绸带还保存在风铃的木箱里。

大姐姐的男人在村后的油坊里榨油，榨出的油用一

只只木船沿着大河驳到桥下的码头，两个大汉抬着大荷花缸，沿着石板码头哼哧哼哧地抬到小洋楼里。

风铃尤其迷恋这个场景，只要大姐姐家运油，她都会跑到桥头看。

风铃更迷恋漂亮的大姐姐坐在桥头楼房里卖油的样子，风铃暗暗决定：长大了，要像大姐姐一样光鲜地坐在柜台前卖油。

大姐姐的日子过得温馨，不仅让风铃这么小的女孩羡慕，其实，全村女人都羡慕。

近几年，大桥和小桥的桥头两侧建了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房屋。荒僻的桥头一下子兴旺了起来，成了集市。

油坊的生意格外红火了。

可惜这红火的日子碰上了黑色的灾难，大姐姐的男人在榨油时，不幸被石碾子砸了，命保住了，人残废了，整年躺在床上。

从那以后，大姐姐的身上有了流言蜚语。

大姐姐不在乎，独自把油坊撑起，日子一如既往地鲜亮，人和过去一样丰盈美丽，并在黑漆的发髻旁插了一朵花，很惹眼。

村里女人骂大姐姐变成了“狐狸精”。只是看在大

姐姐是本村姑娘的分儿上，才没有把她轰出吴家村。

风铃经常听人谈论大姐姐的风流事，说大姐姐喜欢蔡大妈家的二儿子吴二，可大姐姐在风铃的心里依旧很美好。

风铃在大姐姐家没有看到大呆子捕的大鱼，带了几分遗憾，又从码头钻回黑漆漆的一楼，沿着油腻腻的楼梯爬上二楼，再穿过一只只荷花缸，走出了油腻腻的油坊，回到桥头集市上转悠了。

大桥和小桥的相接处，正是两条马路的十字路口。小桥南头的两侧向外扩开一块平地，西侧连着大桥的桥面留给摆摊的卖瓜果蔬菜。东侧有高低几间房，一间是茅草屋，砌在小河的河坎上，后墙紧贴着细长的小河，屋顶只比马路高一点点。屋里面坐着一个老头，姓王，戴一副眼镜，镜片有瓶底那么厚，常年待在茅屋里扎纸人。

风铃喜欢看王老头扎纸人，但不敢靠近，怕沾了鬼气。她都是蹲在马路边，朝屋里看。

王老头用蛋壳做脸蛋，在上面涂画眼睛、鼻子、嘴，用黑毛线做头发，用麦秸和细竹枝做身子，用彩纸做褂子和裙子，扎出各具形态的彩色纸人。王老头把它们插在笆材编织的墙壁上。王老头不仅扎纸人，还用芦

柴和纸板搭建各种房屋和家具，再蒙上一层彩纸。

王老头扎出的东西红红绿绿，看上去并不可怕，但风铃想到这些纸人、纸箱、纸房子和纸家具是烧给死去的人享用的，就会感到一股鬼气，感到这些纸东西上面沾着鬼的灵魂。

风铃生怕鬼魂沾到自己身上，都是看一眼就匆匆离去，离开时，轻轻呸一声，吐一口唾沫。

这是风铃从大人那里学来的撵鬼魔法，朝地上吐唾沫，就能把鬼魂晦死。风铃十分相信这个魔法。每次忍不住想看王老头扎纸人，风铃就站在马路上看一眼，背过身，立即朝地上吐一口唾沫，然后飞快地跑到隔壁的房子前，站在修车大爷的身边。

修车大爷是吴家村个头最高的人，手像蒲扇，脚像小船，村里人笑他是“板门神”。

板门神一发怒，全村人都怕，风铃认定鬼肯定害怕板门神。她站在板门神身边，心立马安静了。

板门神修车的房子只有巴掌大，放一些废旧的自行车车胎、踏脚、修车用具、气筒、零碎的部件。房子虽窄巴，但高爽，又油漆成蓝色，倒是十分醒目。

白天，板门神坐在蓝房子门前摆摊。碰到下暴雨，板门神躲到王老头那间低矮的茅草房里，须一直蹲坐

着，心里憋屈。暴雨来得慢，板门神喜欢穿过大桥，到高大的油坊里避雨，偶尔闪身到隔壁烧饼油条的店铺里躲雨。

烧饼油条的店铺贴在蓝房子的西北侧。

风铃来桥头集市，待得最久的地方就是烧饼油条店，站在门口，能一站半天，闻着烧饼油条的香味，挺满足的。

风铃喜欢吃油条，但一个女孩嘴馋不是美事，风铃一直没有说出口。她总是默默地站在店铺门口，满心思盼望父亲和母亲能来桥头，最好是父亲。

父亲比风铃更好面子，只要看见风铃站在烧饼油条店铺门口，他一定要给风铃买油条吃，若是不买，觉得自己太小气，不像一个村长似的。但父亲难得来桥头集市，不是因为自己是个村长摆架子，而是大呆子一家住在桥头。

父亲和哥哥大呆子几乎断绝了往来。

风铃不奢望父亲在桥头集市出现，就急切地盼望母亲能来桥头集市买菜。

乡下人家，自家菜园里什么蔬菜都有，除非买肉、买豆腐、买鱼才到集市上来。可谁家能天天享用肉、豆腐和鱼呢，除了来亲戚，平常日子都舍不得买。



母亲自然难得来一趟桥头集市买菜。

风铃盼不来父亲和母亲，只好站在店铺门前，偷偷闻烧饼油条的香味，解解馋。可她好面子，怕遇到熟人，看出她的馋样，那多难堪。风铃总是小心翼翼，放纵自己待一会儿，多吸几口烧饼油条的香味，然后走上小桥，伏在小桥的栏杆上看北侧的竹楼。

竹楼和油坊的洋楼隔河相望。

油坊竖在两河交叉的西南角，竹楼竖在两河交叉的东北角。

油坊高耸在马路边，而竹楼低矮，依偎着河岸的土堤，一楼直接贴着水面。

竹楼虽低矮，但面朝阳光，不像油坊的一楼黑漆漆的，它的一楼很透亮。

竹楼的主人是卖木材的。挨着竹楼的水面漂浮一条宽宽的木筏，河岸又放着一堆又一堆木材。

竹楼的二层和小桥的桥面相接，租给了理发的。

理发的师傅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左眼角有块红痣，村里人管他叫“红痣师傅”。

红痣师傅闲来理发，碰到村里做红白喜事，他就去做厨师烧饭，同时吹唢呐。红痣师傅是葵大妈丈夫的徒弟，人很随和，看到葵大妈尤其客气。